



李治、武则天、李隆基都是他的祖辈 忠县出了个家世最牛的刺史

□陈仁德

忠县石宝寨
忠县县委宣传部供图

唐代漫长的近300年里，先后任忠州（现重庆忠县）刺史的人不知有多少，仅《忠县志》（民国版）里有名有姓的就有25个，这还远不是全部。这25个刺史中，历来被人称道的首数白居易、刘彦、李吉甫，加上别驾陆贽合称“唐代四贤”，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但就家世而言，他们却不算最显赫。

家世最显赫的忠州刺史是谁呢？是李景俭。

祖辈是武则天李治

李景俭的家世有多显赫，说出来都吓人。曾祖是“让”皇帝李宪，叔曾祖是玄宗李隆基。再往上，高宗李治，女皇武则天，都是他的老祖宗，够吓人吧。

唐元和十四年3月28日黄昏时分，白居易从遥远的江州经过3个多月的漫漫水路，终于抵达忠州。当他的帆船停靠江边时，在岸上迎接他的就是前任忠州刺史李景俭。李景俭将白居易迎到州府，这是白居易初次领略忠州风光，在他眼里，忠州非常荒凉萧疏，他写下了到忠州的第一首诗《初到忠州赠李六》：好在天涯李使君，江头相见日黄昏。吏人生梗都如鹿，市井萧疏只抵村。一只兰船当驿路，百层石磴上州门。更无平地堪行处，虚受朱轮五马恩。

这首赠给李景俭的诗，寥寥数笔即写出了忠州的特点，有些情形至今仍能看见，故此诗一直引起后来者的兴趣，千余年来被反复引用。

与白居易是老相识

白居易与李景俭是老相识了。白居易于唐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，第二年李景俭也中了进士。那时全国每年考中进士的人很少，贞元十四年全国考中进士仅17人，所以进士们都互相熟悉，或都是朋友。某年，白居易听说李景俭出任唐邓行军司马，曾赋诗祝贺，诗曰：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，以诗贺之：谁能准上静风波，闻道河东应此科。不独文词供奉记，定将谈笑解兵戈。泥埋剑戟终难久，水借蛟龙可在多。四十著绯军司马，男儿官职未蹉跎。

这里要说明一下，唐代流行互称行第，也就是排行，李景俭是家中老六，所以就叫李六。唐诗中此类例证比比皆是。

曾祖是“让”皇帝李宪

为什么说李景俭是历任忠州刺史中家世最显赫的呢？这要先从唐玄宗李隆基说起。

李隆基因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出名。李隆基本来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，按皇族规矩，必须立长子为太子。李隆基是三子，长兄李宪才是皇帝的人选。吊诡的是，李宪主动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，这才有了历史上的玄宗皇帝。

李宪本名李成器，是唐睿宗李旦的长子。李旦是谁呢？是大名鼎鼎的女皇武则天的儿子。李宪早在六岁时就被立为皇太子，此人是文艺天才，能诗歌，晓音律，善击羯鼓和吹笛，曾做过杨贵妃的音乐教师。但这样一个文艺天才却对当皇帝没什么兴趣，或者说他畏惧皇室的倾轧，玄武之变老祖宗李世民杀害同胞李建成就是血的教训。所以他心甘情愿让位于弟弟李隆基，上书称：“储副者，天下之公器，时平则先嫡长，国难则归有功。若失其宜，海内失望，非社稷之福。臣今敢以死请。”李隆基对长兄的让位很是感动，再三谦让才接受了。他们兄弟情深，李隆基特制了一床很大的被盖与李宪同床而眠，共申兄弟亲情，“大被同眠”于是成为千古佳话。李宪死后，李隆基号啕痛哭，下诏追怀其高尚品德，追谥其为“让”皇帝，葬于惠陵。从未当过皇帝而追谥为皇帝的，千古仅此一人。

李宪的儿子李瑀对身居皇位的三叔李隆基非常忠诚，安史之乱玄宗避难逃到四川，他不辞辛苦一路

护驾，被封为汉中王。李瑀的儿子李褚官至太子中舍，李褚生了十多个儿子，其中第六个就是李景俭。

傲慢皇族被贬忠州

据《新唐书》载，李景俭“性俊朗，博闻强记，颇阅前史，详其成败。自负王霸之略，于士大夫间无所屈降。贞元末，韦执谊、王叔文东宫用事，尤重之，待以管、葛之才”，大概他以皇族身份傲慢自负，因而受到排斥，“坐贬江陵户曹，累转忠州刺史”，否则忠州人还无缘见到他。

李景俭在忠州任刺史时，其弟李景信（李十一，也是进士）曾远道去看望过他。那时另一个大诗人元稹正在通州（今四川省达州市）任刺史，两地相距不远，李景俭也顺道去通州看望了元稹。元稹还为此写了一首诗《与李十一夜饮》：“寒夜灯前赖酒壶，与君相对兴犹孤。忠州刺史应闲卧，江水猿声睡得无。”诗中三四句说的就是李景俭，大意是“想来忠州刺史（李景俭）此时应该悠闲地卧床休息了，但是听着阵阵江水声和猿啼声能睡得着吗？”

白居易接任后，李景俭便回到了京城，此后几经官场起伏，历任澧州刺史、仓部员外郎、谏议大夫，后贬为楚州刺史，正要赴任时，老朋友元稹当了宰相，“追还授少府少监”。他最后“以忤物不得志而卒……死之日，知名之士咸惜之”。《新唐书》对李景俭的评价是：“景俭自负太过，荡而无检，良骥中年蹉跎之患也。”虽然历史不能假设，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，当初如果李宪不让皇位于李隆基，自己顺理成章做了皇帝，那么李景俭就成了皇孙，命运就可能完全不同了。

李景俭也是能诗之人，可惜全部散佚，世传其诗只见于他与吕温和吕恭的联句《道州春日感兴》，诗如下：始见花满枝，又看花满地（李景俭）。且持增气酒，莫滴伤心泪（吕温）。深诚长郁结，芳晨自妍媚（吕恭）。嗚歌聊永日，谁知此时意（李景俭）。

属于他的虽然只有首尾四句，亦清婉深沉，可见其为人。

（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）

白公祠里的白居易雕像

市井烟火

临终还惦记买我书的堂伯

□李晓

春天的一个晚上，满是风雨声。迷迷糊糊的梦境里，我又梦见了堂伯，他已离世多年。

我19岁那年从乡下去一个小镇单位工作后，堂伯时常担来乡下的新鲜蔬菜瓜果送我。有一年秋天，堂伯从乡下用稻草绑了两只鸡、两只鸭来到小城，他“鬼鬼祟祟”地进了我办公室，迅速把门关上。堂伯在我耳边低语说：“中秋了，侄儿你得给他们表示一下，自己才有进展。”堂伯说的他们，指的是我单位领导。我哈哈大笑道：“伯啊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”堂伯一声长叹息，“你哎，就是懂不起，难怪还不见动静。”中午，堂伯没吃饭，闷闷不乐走了。我追着去给他钱，他愤愤说“要你啥钱”。望着堂伯清瘦单薄的身影消失在街头，我突然觉得，这辈子最愧疚的人，就是他。

堂伯75岁那年夏天，在他的坚持下，我和他从老家山顶的机场乘飞机去了一趟北京。这趟北京之行，堂伯责任重大。我那堂伯母的一个侄儿在北京一家出版社任编辑，堂伯知道我自费出版一本书需要好几万元，听那侄儿回来说过由出版社出版，书不愁销路，还有一笔版税。我知道自己那些情绪化的文字很小众，由出版社掏钱出版不可能，但堂伯执意要帮这个忙。堂伯拍响了桌子对伯母说：“要是他不帮，我就不认他这个侄儿。”

我和堂伯到了北京，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匆匆浏览了我的作品摇摇头说：“你写的这种东西不行，现在审查严格，出版社也要考虑经济效益。”堂伯很是生气，他大声问那侄儿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这个忙帮不了啦？”那人肯定地点点头。感到委屈的堂伯抱住头，蹲在出版社办公室走廊，半晌后他才抬起头，眼里有老泪浮动。堂伯低声问我：“侄儿，你没日没夜写的那些东西真没几个人看？”我点点头说：“伯啊，是的，不像你种的粮食，每个人都爱吃。”堂伯的声音几乎是哽咽了，“侄儿……你看你的头发哟，也白了不少，你那样写又何苦哎。”

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倾斜着身子的堂伯高一脚低一脚找不到节拍，显然和他走在老家田埂上那样自信满满完全不一样。我和堂伯坐火车回来，票价便宜多了。火车上，堂伯趴在窗口，呆呆地望着窗外闪过而过的景物。“侄儿啊，你还是要写下去，我们李家啊，还是要有个秀才才行。”他回过头来对我说，“侄儿，你下一次出书，我来买500本，老家村子里一户一本，我免费送给他们，村里现在像我这种文盲也不多了。”

我抓住堂伯的手，那道道青筋鼓凸的手，一双在土里刨食的手，我把这双手捧到了胸口。一瞬间我感到，血液在我的身体里沸腾不止。

堂伯82岁那年患肺癌去世，葬在老家山梁下。3年后，堂伯母随我堂哥到城里居住。

有天，我去看望堂伯母，她满头白发如耀眼蚕丝。堂伯母在城里睡的那张雕花老床，还是她和堂伯抵足而眠的几十年婚床。堂伯母对我说：“你那伯啊，临死前还在问起你啥时候再出书，嘱咐我要把买书的钱准备好。”

（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干部）

清明祭“君礼”

□曹庞沛

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来临了。我姨父程君礼——抗战时美国“飞虎队”陈纳德将军的后勤官逝世近20年了。他出生于1917年，壮烈的时代造就了不平凡的人生。

从小，他作为川江航运上一个水手的儿子，注定了一生要与惊涛骇浪搏击，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。金色少年，他初中就读于广益中学，高中就读于南开中学，大学叩开了复旦大学的校门。在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灾难的抗战岁月，他毅然投笔从戎，先后任昆明巫家坝机场美军招待所、阳宗海美军高级休养所中校所长，深得陈纳德将军的赞赏。

那时，陈的公馆就紧靠在美国招待所的后面，他们时常往来。

一天，陈纳德将军执行任务回来，满面喜悦写在脸上，他路过招待所门前看见程君礼喊道：“Mr.Cheng（程先生），今天我要送你一件礼物，感谢你们后勤服务所付出的辛勤工作，保证我们有旺盛精力投入高空的战斗。”说罢，走进公馆。不一会儿，他拿出一张照片让程君礼看，这是将军身着少将军服的近照。接着，他顺手翻过照片，写下“Victory is always with us”（胜利同我们常在），并签上大名，送给了程君礼。程君礼当时异常激动，因为陈纳德将军是他的偶像。以至于后来此张照片被程君礼装进精美的镜框，在自家客厅悬挂，伴随了几十年，引以自豪。

由于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，得到了“上峰”嘉奖。两年后，他又被委派到阳宗海创建美军休养所并任所长。从普通招待所转调高级休养所，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提升吧。之后，姨父与有“西南联大淑女”之称的王德芬小姐喜结良缘，由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证婚，并获闻一多教授治“百年好合”一方印相赠，在当时传为佳话。2004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，姨父突然晕倒，昏迷一周后，再没有醒来。

安息吧，姨父！复旦大学曾在百年校庆时把他列为二战时期三个典型（参战者、服务者、战地记者）学生代表、传奇老兵之一，并载入《百年百版特刊》和后来《复旦大学青年运动史》报书；重庆出版社历史系列丛书《抗倭传奇》（1937—1945年）——“给‘飞虎队’当后勤官的日子”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纪念西南联大70周年专版“弦歌不绝夜未央”——“枪炮与玫瑰”为题，对您和夫人进行了报道，以及《红岩春秋》作为“二战烽火中的复旦‘岁寒三友’”之一刊登……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份迟到的慰藉和永恒的光荣。

（作者系东方文化馆重庆分馆馆长）